情怀

一粒糯米的乡愁

◆康彦萍

临近端午，街头彩线飘。浓郁的节日气氛让人仿佛嗅到了粽子香甜软糯的味道。

记忆飘回儿时的灶台旁。小时候过端午节，家里是不吃粽子的。母亲要做的是一大锅凉米粥。粽子用白糯米做成，凉米粥用的是黄软米。晋西北的主妇都会做这个美食。

凉米粥首先要用到红枣。我家住在岚漪河边，可是村里并没有枣树。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孩子们的零食少得可怜。要想将秋冬的红枣保存到第二年端午，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要防虫；二要防人。红枣受潮是很容易生虫的，所以一定要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才好。可是干燥通风的地方太显眼了，孩子们很容易找到，成为他们口中的美食。母亲为了藏好一碗红枣，煞费苦心。放在低处，绝对不行，只能吊到高处。房梁下，雨檐下，是个好放处。可是一旦让我们知道，我们有的是办法。架梯子、叠罗汉、拿木棍挑，总能弄下来。于是母亲就要做伪装，放烟雾弹。早早给我们分着吃几颗，然后说，今年的红枣吃完了，赶明儿端午，还得专门去买。然后在藏红枣的周围吊几棒玉米、一串辣椒，我们也就信以为真。等到端午，拿出红枣来清洗，我们恍然大悟，上当了。为了吃着方便，母亲会去掉红枣的枣核。我就一边帮着干活，一边将枣核含在口中，吸食残留的枣肉。母亲总会笑着说：枣骨骨香，甜又甜，娃娃的小嘴抿三年。

黄软米是提前三天泡好的。放三天的软米微微发酸，沥尽米中的水分，撒入红枣，上大铁锅蒸。根据火候与自己喜欢的口感，中途少量多次加泡米水。约一个小时，凉米粥就出锅了。黄澄澄的米粥，红艳艳的枣肉，软软糯糯，扑鼻的香味。刚刚出锅的凉米粥酸酸甜甜，放冷再吃，特别筋道，别有一番风味。

上小学后，读课文知道端午节是要吃粽子的。隔着书本，仿佛粽叶的清香就已经飘入鼻孔。“什么是粽叶呀？”我问母亲。母亲含糊地回答，就是和玉米叶子一样的东西。“粽叶也能吃吗？是荷叶吗？”生在北方的我，荷花都没有见过，只是在电视上看到过。

进入新世纪，粽叶终于走入北方家庭的餐桌。我开始学着包粽子，感受那份迟到的仪式感。如果说大铁锅中的凉米粥是豪放粗犷的，我想那正是晋西北黄土高原的风采；而粽子就是娇俏香软的，那也是江南水乡的稻田特有的魅力。现在吃粽子太平常不过了。超市里，各种口味、各种样式的粽子，琳琅满目。别说粽子，各种南方时令水果，北方人都可以吃到。这都是我们国家交通、通讯等发展的结果。社会进步了，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孩子们再也没有对某一种食物牵肠挂肚、心心念念的期待了。但是节日的仪式感，依然重要。它在提醒着我们时序的变化，也让传统节日走入每一个人的心里。

我常常在想，小时候，人们过端午节，吃凉米粥，其实大部分人并不知道是为了纪念屈原。但那时候，人们却用那样高涨的热情来迎接这个节日，用喜悦的心情度过不同寻常的日子。因为每一个传统节日都是对平凡生活的慰藉，是对贫穷与苦难的缓冲。民以食为天，中国的老百姓，最擅长用美食来纪念节日。每一个节日都有代表性的美食，那是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寄托在这一粥一饭当中，家人的亲情与对家的依恋也融入这浓浓的节日氛围中。“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当我们远离家乡，漂泊在外；当我们身处困顿，跌落谷底；当我们被平凡琐碎的日子裹挟，那一个个节日就会勾起你藏在心底的温情，激发你奋发向上的勇气，让你的日子重新闪闪发光。漫漫人生，幸得有这些节日的陪伴，有家人的扶持，我们才可以坚定前行，笑看风云。

无论是凉米粥，还是粽子，都是我们对一粒粒糯米的思念，对儿时无限的怀念，对家乡深深的眷恋。又闻粽叶香，又尝糯米甜……

又到端午。

那天我在岳父家住。临睡前，我试探着问岳父：“明天早上采艾草去？”岳父回应：“采艾草？好啊。几点起？”我说：“反正太阳没出来之前就行，要不五点半？”岳父欣然说：“行了！”

当我熄灯躺到床上，脑海里已是采艾草的回忆了。小时候天还没亮，睡得正香时，父母或是两个姐姐就会喊我起床，赶快穿好衣服一起采艾草去。我那时只觉得采艾草就是端午节必须完成的任务之一，也是端午节要有的仪式之一，只好在半睡半醒间穿好衣服，揉一揉惺忪的睡眼，跟着父母、姐姐采艾草去。

离家不远处有好几座山，最近的两座山虽然无名，但我从小很熟悉，尤其夏天到山上捉蚂蚱、逮蝴蝶、饮泉水是常事，早出晚归，甚至晚上也还不愿归。我还和母亲、姐姐到这两座山上挖过地皮菜、采过麻麻花，想来还历历在目。

无“艾”不起早。老人们讲，采艾草要赶在太阳出来之前，这样采回的艾草才有价值。想必这是老一辈留下来的传统，也相信端午这天早起上山的人，大都是为“艾”而来。

我们走出家门，走上山头，走向野地，沿路问候一朵朵盛开的野花，感受到一股股凉爽的微风，偶尔也能听到清脆的鸟鸣在山谷间回响。远处的山峦连绵起伏，东方天边才刚露出一抹鱼肚白。

采艾草的路上三五结伴，遇到比自己早的人，已经采了艾草开始下山，我们会说：“你们真勤快，起得真早，我们才出来。”也会遇到比自己迟的人，如果迎面而来，我们会说，去哪哪采吧，可多了，一大片都是。

找寻艾草也是个技术活。有的人胸有成竹，上一年去哪采今年还去哪采；有的人采一年换一个地方。我们属于上一年去哪采今年还去哪采的那一拨。我一边听着大家欢快地说笑，一边在杂乱的草丛中找寻。猛地眼前就会一亮，发现一株艾草，灰绿灰绿的，我兴奋极了，弯下腰将它拔起来。宁武的生态植被良好，艾草有味醇、绒大、穿透性强等特点，于是我采艾草，总要半信半疑地将艾草凑近鼻子闻一闻，确认有没有艾香，从而确定是不是艾草。只要第一株确认无疑，后面就无需拔一株闻一株了，就能放手一“拔”了。

随笔

端午采艾记

◆刘 强

采艾草也有讲究，讲究连根拔起。如果端午节前的一两天内刚下过雨，那么就非常好采；如果许久未雨，采起来就比较勒手指、费力气，最关键是容易从根处拔断，弃之可惜，拿之又不完整。艾草有长有短，我见过最长的艾草将近一米，而且有的艾草上带有露水，用手一摸凉凉的。

采来的艾草，主要用在三个方面：一是别在一个耳朵或是两个耳朵上，寓意“小时不缺艾，长大有人爱”。二是挂在自家的门外，三两株即可，营造氛围，保佑

一家人身体健康、平安顺意。大人们说，端午节的艾草不仅有驱蚊虫、治风湿等功效，而且会给家人带来好运。三是用来洗脸、泡脚，可以驱邪避病。

采艾草采得差不多的时候，就停下来看看周围，再看看远方，整座县城尽收眼底。下山的路上，有腰间抱着艾草的，有手里捧着艾草的，有袋里装着艾草的，当然耳朵上也都别着艾草。此时，曙光初照，微风扑面。

回到家，时间尚早。母亲拣几株艾草挂在门上，再拣几株拿回家里，叮嘱我们每人都要用艾草洗脸。艾草涩涩的，弥漫着缕缕清香，母亲把剩余的艾草晾在窗台上，计划着晾干后放在洗脚水里泡脚，结果总是每年过年前收拾院子，才想起来，哎呀，艾草也忘了泡了，咋还放在这儿！即使艾草已经枯萎、晒干，它的香味却依然存在。

这几年，我还专门买过两次艾草粉，放在洗脚水里泡脚，可能疗程短，效果不太明显，就是睡觉很香，梦少。

如今，我和岳父去采艾草，那熟悉的艾香让我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小时候采艾草的情景，唤起我对过往时光的怀念。上一次采艾草，还是和媳妇刚结婚那年。我俩早上起来，漫无目的，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了离她家不远处的一个小山头，重在一起采艾草的过程，并不在乎结果，所以没有采下多少，只当迎合节日，享受浪漫。现在的年轻人很少采艾草了，我猜可能是不愿早起，或是不为所动。孩子们的耳朵上也不见艾草了，倒是大人们还在坚守传统习俗。端午节当天的早市和地摊多了卖艾草的生意，但我心里还是觉着，艾草自己亲手采来才更有意义吧，而且这种习俗也是一种文化、一种情怀，应该代代传承下去才好。

一边传承，一边出新。宁武当地也有了艾草企业，坐落在县城特色农业产业区里，小小艾草用它的生命和香气，撑起了大产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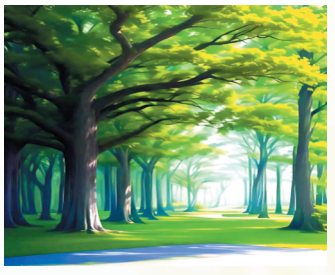
艾草其实也是一种平凡的草，却因为气味特别、功能特别，在端午节这天被赋予了特别的寓意，承载了特别的情感。它生于山野之间，看似毫不起眼，却有着顽强坚韧的生命力，无需专门种植、无需专门养护，每当春风拂过便悄然苏醒，端午来临便发挥作用。如今我已经长大成人，但那份对艾草的情结却从未减少。每到端午节，我总会把艾草挂在门上、别在耳朵上。这不仅是一种习俗的传承，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艾草除了长在地里，也长在了我的心里。

我不禁浮想联翩：宋代苏轼在《六幺令·天中节》中描述的“门前艾蒲青翠，天淡纸鸢舞”，该是多么生动的情景啊！

诗鉴

绿 荫

◆王凤仪



铁锹剖开大地的掌纹
树坑盛满星光的荡漾
所有走失的春天
正在根系里缝合大地的伤痕

驼铃摇醒沙丘时
绿洲突然引爆绿色闪电
游走的等高线集体转身
站成火焰般的方阵宣言

梭梭苗举起稚嫩的旗语
根系刺穿地质的封印
最细的须尖正在破译
暗河奔涌的密电码文

沙尘暴啃噬防护林的夜晚
齿缝漏出万千绿箭
每片叶子都竖起盾牌
枝条焊起氧气的城堡
那些坠落的汗珠
正在叶脉里结晶成翡翠航道

白鹤掠过新生的林梢
尾羽抖落三十载风烟
溃逃的田垄重新列队
在树冠下织就青纱帐幔

沙退五十里的战报背面
蚯蚓篆刻松软的史诗
每颗露珠都举起透镜
测量绿意生长的纳米级坚持

当春天再次登陆滩头
新叶已占领所有晨昏线
荒漠退回成羊皮卷插图
大地铺开永恒的绿荫宣言

为星辰校准归途的经纬线
年轮里长出绿色穹顶